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

子喬
樊建

瞻

董厥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皓代立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

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

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

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

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按崔氏譜州平

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畧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

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
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諸
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
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
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
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
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
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頗頑而況於餘哉
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
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祿以興微繼
絕克復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
如所謂鵬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
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
劉備訪世

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

龐士元也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

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
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
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
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
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

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
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

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託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

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此而已
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眊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
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
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
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
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
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
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彊備由
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
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劉
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
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

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

遂詣曹公

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瑩突面被髮而走為

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鄺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纂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義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韜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城令猶存焉

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

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

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

力拒曹公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

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

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

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

傳云亮時
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

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

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

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

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

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

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
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
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
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
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
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
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
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

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

劉寶長史樊陽桓隲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
譚者多識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
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稚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
論者感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
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
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
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
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
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
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
弘濟劉璋暗弱自馬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
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每專權自恣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所以致獎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剥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客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

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章
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陵而無聞

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
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

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

恭不定猶不勝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
推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
謂備欲以國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
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簒逆

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
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
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
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

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

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

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

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
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
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
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
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
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

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蕪張詭靡之說奉進驩悅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

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

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

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紙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

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
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
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
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
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
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
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
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
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

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領侯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勒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卷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還還白如

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比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

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

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

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

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

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

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
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諤以謝衆上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
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
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
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

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

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勦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胃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

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卬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哭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闕羽毀敗秭歸蹉跎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於是有散
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

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
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
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
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
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
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

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甬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

陳震慶
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

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

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
無當監何干於南園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
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衣鎧五糧盡退軍與魏
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

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
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
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
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
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
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
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
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郃宣王一戰大剋此
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
安耳比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壑魏人何由得越

亮徑向劔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知其乖刺多矣

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

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

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

死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慮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

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先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

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敵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
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
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
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
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
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為忠武侯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

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屬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

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

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

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

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

代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

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

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興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

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魏鎮

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

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

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典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

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謗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
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
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
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
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

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
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
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
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
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

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
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
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
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
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
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
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

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已適子

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

成都令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

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

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

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

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

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

赴魏軍而死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

案諸葛氏

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士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官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

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

代焉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

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

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

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

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

主名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閭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

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

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

開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

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

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

畧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

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

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微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圓濶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諱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

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鮮甲中國不
輝韋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
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
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
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
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
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
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
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
歸向之意也余竊疑馬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
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
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
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
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

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大傅掾韋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弑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

鱗驪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
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
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
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聘我魏
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
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
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楚
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
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
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宸蒞
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
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
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
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
厲避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垂
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

五世而反周想颺颺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
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蜀志卷五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謂為信然注太尉烈子○烈監本誤作列今改正

遂詣曹公注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各本俱作聞元

直龐仕元財如此

臣良襄

按廣元即石廣元也龐士

元何嘗仕魏耶今改正

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監本訛作孝居今
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本
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誠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監本訛作瀘惟水臣龍官按水

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為津字之訛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臣浩按文選此句上

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董允傳中摘此表亦具載此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臣浩按此下

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監本訛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年耳然喪趙雲○何焯曰
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
据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
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
衆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箱
篋元遜鈎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
非由陳氏之疏

臣明楷

按箕谷失利在六年之春散

關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宿將使其尚在自當
復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無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
為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
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戍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分冊府作忿比毛本作
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岸
射殺郃注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既出宋本作
既在

亮子瞻嗣爵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宋
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臣龍官

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
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監本羽林訛作翰林
今改正

內移河東注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董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

臣明

楷

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云二

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
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

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遭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
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
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
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

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

險

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

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

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

魏書云以羽領徐州

而身

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

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

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

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

子傳

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曹公知

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臣松之以

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
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從

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

遣羽乘舩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

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

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
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
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
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
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
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

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
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
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

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勲以羽
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
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
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
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
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
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

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
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
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
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
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
又斬將軍龐惠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
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將

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

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典畧曰羽圍樊權遣使求

助之物使莫遠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怒其淹遲
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
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
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艤艫之中使白衣搖櫓
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
也若許相援助何
故匿其形迹乎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

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

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

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

蜀記曰羽與晃

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之事耳

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書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

於曹公以諸侯
禮葬其屍骸

追謚羽曰忠義侯

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啗其足語子

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

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

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

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惠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

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

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

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

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

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

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

千斤錢五十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

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

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

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

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於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

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
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
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
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
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
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
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
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

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

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

典畧曰騰字壽成馬援後

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吳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

絲涼州牧常瑞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
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
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
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
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
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
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
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

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

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

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

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

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

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感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

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常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

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

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

典畧曰建安十

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
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
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
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
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
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
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
超掇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
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
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
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

稽首

典畧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

而成

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

山陽公載記曰

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

之故云幾為開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颶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曰臣門宗二

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
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
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典畧曰初超之入蜀

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
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
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
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

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

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騎

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

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諸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朝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誦誦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卧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

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

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

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鄉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開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

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

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

會於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

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後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闔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

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
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
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
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
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
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
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
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
永安吳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
軍已退

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
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
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

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

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諡順平侯

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

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

來歸國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

乃追諡時論以為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

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叙元勲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

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雲子統

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

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

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
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
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
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
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

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
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
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
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
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軍
字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臣浩按楊戲輔臣贊注士仁字

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蒙傳
亦云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是士仁即其姓字此
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為軍行事典領部衆○軍行事元

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太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為先主主騎注善雲來附○善元本作喜

以雲為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雲
遣兵多遣字

蜀志卷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

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稷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禰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

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

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
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
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
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
曰陸子可謂駕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駕牛能負重

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駕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駕牛一日行三百里

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

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
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

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

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齒牙樹頰肢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音改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

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
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

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

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頻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

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

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

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
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

亮留鎮荊州統隨從

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戡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

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
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
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
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
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
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
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

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

初

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

業負信違情德義具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諫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謬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陞隆堂高從理則羣策必舉一言而三善並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

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
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

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
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
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
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
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叅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

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
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
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

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

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牕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立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左監

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
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
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
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
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
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
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
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

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

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

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

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
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
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
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
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
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
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
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

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

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
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
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
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
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
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
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

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此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

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
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
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
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
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
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

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

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

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繫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惟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

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超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

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裏心常

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

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顛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說

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

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

臣松之以為蜀與漢

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

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

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

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策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

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

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

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

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七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由是漸顯注司馬德操為水鏡○毛本作永鏡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

黃門吏部郎○

臣明措

按後漢書注作德公子字山

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子字不然幾疑德公為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子字之誤

可謂駕牛能負重致遠也注駕牛一日行三百里○元

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本
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宋本懦下有弱
字

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監本悵悵作悵悵今改正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訛作相選今改正

必為人所教也注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本
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常宋本作當

正其程郭之儔儷耶注先主與曹公爭。○臣龍官按此

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書也

蜀志卷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

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

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咤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

相瑒又與佗合規靖懼誅奔佗

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

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

佗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

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

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

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

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

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

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

萬機論云翔字元鳳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

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駕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閭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衰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

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
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
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
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
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
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
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
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

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
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

陳哉

臣松之以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
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

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
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
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
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

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
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
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

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
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
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
今雖臨荒域不得叅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
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
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
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
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

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
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
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
警蹕

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

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
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
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
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

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

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

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

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

璋辟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馬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而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

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山陽公載記曰建安

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

之謂乎

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

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

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
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

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魏畧王朗與文休書

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
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
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
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
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
里加有遼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托舊情於思想眇
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
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
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帝於江陵劉景升聽
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

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
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
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
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
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
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
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
名馬貂屬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
潤情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
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
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
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
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
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
瑞之總集親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燭燎焜曜之青烟于
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

得携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沉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平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睇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

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夙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

億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

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

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

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

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

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

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羸郡太守

曹公

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羸郡揀選清廉以爲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

貞文武照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撫慰吏民

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

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

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

鄭玄傳云玄薦

乾於州乾被辟
命立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

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
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
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
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
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
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

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
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
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
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
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
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
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
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

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

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竒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

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
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
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
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
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
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
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
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
事聘士揚厚究極圖籍游覽

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
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
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
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
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
所長宓曰記人

之善忘人之過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

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
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
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
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

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倚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

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

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
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
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
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
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
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
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
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親野

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

臣松之案書傳

魯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

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

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

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

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

所謂七篇接興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

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
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

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

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

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

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

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卧如

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

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盼蠻而興
作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

山郡是也

帝王世紀曰繇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惑又吞神珠臆

圮胄圻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剗兒坪見世帝紀昔堯

遭洪水繇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

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

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未詳寔所由知為斜谷也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

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
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
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
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
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
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
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
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

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

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

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萬機論
論許子

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糜竺孫乾

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士矣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泊諸妻子

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

臣龍官

按謀臣

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肆宜作

肆

文多故不載注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愚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靖於

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靖不及見

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歿而朗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朗

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

是一時事

又注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廉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平太平御覽作既定

秦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臣

明措

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